

## 評 論

邱彥貴等，2006，《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546 頁。

黃雯娟\*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系副教授

《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一書，乃邱彥貴主持的宜蘭客家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邱彥貴主要的研究興趣為東亞區域／族群歷史及前近代社會組織，並長期於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曾於宜蘭社區大學、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文山社區大學、淡水社區大學與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開授臺灣、客家、宜蘭相關研究之課程，邱彥貴長期投入客家研究，可以說是著名的客家文史專家。

邱彥貴在客家研究領域的著作相當豐碩，其中又以三山國王信仰研究最具特色，1993 年所發表的〈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是第一位對「三山國王是客家守護神」提出質疑的學者。邱氏除了長期研究臺灣各地區的三山國王信仰，也是該主題發表論文最多的學者，2008 年再次發表〈三山國王信仰：一個臺灣研究者的當下體認〉（邱彥貴 2008），再次以新的田野調查成果與文獻，指出從廣東到福建的沿海地帶的閩語區均有三山國王信仰，認為三山國王信仰不但存在於粵東地區，在閩南講閩南語的地區亦甚普遍，再次證明「三山國王是客家守護神」之說的謬誤。以邱氏能挑戰學術既有的論述，並長期進行田野調查的實證研究，也說明了其對文化研究的扎根性格。

\* E-mail: sunnyhuang@mail.ndh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3 月 6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6, 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20, 2015

《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一書，是邱彥貴長期深耕於宜蘭與客家研究的成果展現。本書的書名：發現客家，事實上也提出了一個相當值得玩味的問題：宜蘭的客家人，必須透過「發現」，才能夠畫出客家人的痕跡？或者說宜蘭客家人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論證的議題。

本書架構除導論外，主要按歷史分期，將宜蘭地區的客家區分為「清代時期宜蘭的客家移民」、「日治時期宜蘭的客家移民」與「民國時期宜蘭的客家移民」三篇。導論分成兩章，第一章概括宜蘭的區域環境與歷史發展歷程，僅作為研究區背景的介绍；第二章宜蘭客家的嘗試討論，則是透過客委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資料中指出：宜蘭縣四大族群的人口數分別為：福佬人 39.3 萬、客家人 2.2 萬、外省籍 2 萬、原住民 1.6 萬，顯示宜蘭基本上是一個福佬族群強勢區，但從客家多重認定的指標與單一認定來看，卻發現宜蘭縣是全省兩者差距最大的一縣。因而提出一個研究問題：何以宜蘭縣是客家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的差距為全省最大？因而推論宜蘭的客家可能為福佬客，必須透過深度田野的爬梳，才能發現客家的痕跡。因此，本書在內容的鋪陳上，有相當的篇幅多以田野紀實的方式呈現。本書作者將宜蘭地區的客家依據他們入居的時間跟來源，區分為清朝、日本時代與民國時代。

第一篇為清代時期宜蘭的客家移民。本篇主要是透過歷史資料的陳述與通行的客家質性檢測，認為宜蘭應該存在著相當數量的福佬客，再將之分成閩籍客家（再細分漳州與汀州客家）與粵籍客家（分成潮州、惠州、嘉應州客家）。本篇分為五章，第一章先探討客家移民的背景與閩粵籍客家的分野。有別於臺灣其他地區情況，宜蘭客家人乃以漳州府移民後裔為主；這也構成宜蘭客家人的特殊性格。因此，處理的方式則以閩籍客家為重心。第二章以姓氏宗族做為分析的單位，討論縣內具一

定規模的福佬客血緣團體。在操作上主要透過宜蘭縣前十大姓氏的人口比例，並透過田野訪查與族譜比對，分別歸納出宜蘭的前十大姓氏的閩籍客家宗族及前十大姓氏以外的閩籍客家宗族，指出宜蘭為漳州客的大本營，且其中有相當數量是來自詔安、平和、南靖的客家，選擇兩個閩籍客家強勢區（主要為詔安）。第三章以員山鄉大湖底聚落群為個案探討家族、產業歷史記憶。第四章則以壯圍壯六游家為個案，也因為壯六游家為宜蘭目前詔安客家語言最後的保存區，利用語言學的分析，來建構宜蘭的客家圖像。至於較少數且可能來而復去的粵籍客家，則僅以第五章一章重建粵籍客家移民的歷史脈絡，至於田野資料也相當稀少，此也更進一步驗證宜蘭閩籍客家顯著的特性。

第二篇有關日治移民的部分，分為六章，在第一章即以樟腦與土地揭示日治時期客家移民的原因。由於近代客家人進入宜蘭的契機，主要基於日治時期樟腦生產的需要，以及日人完成對泰雅人的殖民控制，繼而使宜蘭最後的荒地叭哩沙平原與南澳平原得以展開拓墾。第二章則透過日本時期歷年統計資料文書，以建構客家移民的時間與空間分布，藉由人口資料進一步找出客家人集中的區位。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介紹客家人移民至宜蘭之後的產業生活與婚姻關係，第五章與第六章則透過實地調查與紀實，分別介紹兩個相對孤立的客家聚落：大南澳與雙連埤。

本篇基本上綜合了宜蘭邊區開發的相關論述，偏重國家政策與樟腦產業對客家移民的影響，從樟腦開採到隘勇線建立，再到邊區土地預約開墾與多項重大的工程及事業，此一動態性的發展脈絡，便是近代客家人移民宜蘭最主要的歷史背景。此外也因樟腦產業的近山區位特徵，客家移民因而產生區位集中的現象；本書的貢獻更是針對客家移民顯著集中的雙連埤、天送埤、大南澳等聚落，提供相當豐富的調查分析資料。

至於第三篇民國移民的部分，處理方式主要針對近代客家人的定

義，由於戰後客家並無相關適切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書作者採取問卷的方式來執行，根據問卷統合移出地區分析、人口態勢等數據性的指標，並分為第一章社群的組成與文化分享，與第二章客家文化的危機與復振，其次再以個案的深度訪談，來近距離呈現本時期客家移民的遭遇與心態，並擴及以往較被忽略的婚入福佬家庭之客家女性。最後將以參與觀察方法，審視新近開始的官方政策投入客家事務情況。

綜合而言，本書所歸納出來宜蘭客家的基本特性與區域分布為：

(一) 被視為最純粹漳州祖籍居民的宜蘭地區，事實上其中有相當數量是來自詔安、平和、南靖的客家。本書作者透過舊地名、姓氏與習俗的線索發現：礁溪林尾、羅東北成都還有「客人城」地名的存留；田野訪查宜蘭的幾個大姓氏，如詔安游氏、陳氏、呂氏、廖氏、黃氏，平和江氏，南靖張氏、簡氏、邱氏，都是漳州客家，迄今不少家族內還保留正月二十「補天穿」的風俗。

(二) 宜蘭的廣東客家主要分布於蘭陽溪以南。特別集中於冬山鄉，在冬山鄉丸山、大興等地的庄廟中，都有粵籍開拓先賢的牌位。其中尤以竹北六家林先坤的第三個兒子林國寶與范阿兼、羅天祿等人，議定粵籍潮、惠、嘉三府州移民分作三大結，均分地界招墾，入墾關甲子蘭東勢（溪南）地方，影響最大。所以今天冬山有叫做「阿兼城」的地名，媽祖廟還有林國寶的功德牌位。

(三) 近代宜蘭客家人的移住，主要基於日本人開始征服泰雅族前後，因樟腦開採而在蘭陽平原周邊的山區移入了桃竹苗客家移民。溪北集中在員山鄉粗坑、圳頭、雙連埤與大同鄉松蘿村；溪南則分佈於三星鄉、冬山鄉、蘇澳鎮與南澳鄉。其中三星鄉集中於天送埤，冬山鄉則集中於大進村淋瀝坑，蘇澳鎮集中於東澳地區以及南澳鄉交界的大南澳地區，都與樟腦開採事業有密切相關。

不過如此龐大的論著，在內容的處理上，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在此提出討論：

（一）作為宜蘭客家研究的導論部分，在環境背景的交代，若只是剪輯自然環境、族群遷徙、歷史拓墾與國家治理的資料鋪成，很難切入主題，提出各時期客家移民在宜蘭的環境與歷史論述。事實上宜蘭的邊陲性格，是頗適合作為各時期客家移住宜蘭的討論，但導論中卻完全看不到，相當可惜。

（二）第一篇清代宜蘭的客家移民，此書作者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想要知道宜蘭客家的福佬化現象。處理的方式係透過宜蘭前十大姓的人口比例，並利用族譜資料，預期從中歸納這前十大姓中的客家比例。此書作者推論的設定是：若前十大姓中客家人數比例高，則宜蘭客家人數理應數量不少。然而，本書作者忽略的統計問題卻是前十大姓的總人口數多，自然會出現客家的比例就多；在無法提供每一姓氏客籍比例的前提下，卻僅根據宜蘭前十大姓中客家人數比例較高，就認定宜蘭客家人應該不少，似乎顯得牽強。此外，在所先設認定的 68 份客家族譜資料中，發現有 44 例屬於前十大姓；有高達 61 例為漳籍客家，且其中更有 48 例來自詔安。本書作者依此認定閩籍客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然而除了可以明確指出宜蘭客家人中以閩籍居多，且多為來自詔安外；單就這 68 份族譜資料，是談不上客家人數多寡的。此外，就所謂的福佬化現象，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1. 必須清楚原鄉即為客家地域。本書作者所舉出的漳州四縣（詔安、南靖、平和、雲霄）都是屬於部分客家地區，必須進一步提供縣境中哪些客家屬性顯著的區域資料，如詔安縣客語區：二都轄屬區域（韋煙灶 2013），或南靖客語區：梅林垵下、長教一帶；不然難以確認原鄉的客家地域色彩。2. 是原鄉即已福佬化，或移民至宜蘭才福佬化？比如本書所採集的宜蘭縣簡姓族譜顯示，是來自

南靖縣已說閩語的施洋平四角樓地區。如果本書作者無法掌握這些閩籍客群，到底在原鄉或移住宜蘭之後才講閩南話，似乎難以解釋福佬化的問題。

(三) 民國時期該篇，本書作者在缺乏客家人口統計資料的前提下，以問卷方式進行資料收集，此雖亦不失為一個頗佳的替代方案，但對於所收集的 171 份問卷資料，卻無從得知其代表性與抽樣數，在這樣的情形下，進行量化分析所獲得的資料，事實上並無太大意義。因此，本書作者在分析上除了提供居住地、年齡層、教育程度與原鄉祖籍的統計結果外，無法進一步討論。再者，也因為缺乏可與清代或日治時代相當的資料，因此本篇在內容的處理上，則以社群組成與客家文化的危機與復振來處理。其中社群組成事實上只是針對上述 171 份資料進行遷入原因與職業結構分析，並未討論戰後客家移民的社群，因此所謂社群組成，在本篇的處理顯得相當薄弱；此外，雖然在第五節中介紹了宜蘭縣客家社團，但客家社團成員既然並非全然來是戰後，何以放在第三篇處理？至於客家文化的危機與復振，也出現同樣的迷失，僅以戰後移入的 171 份資料進行討論，似乎宜蘭客家文化的危機與復振只牽涉到戰後移入的客家人。事實上本篇所欲處理的問題，宜放在整體的結構中討論，才更能彰顯宜蘭客家的全貌。

雖然本書作者將宜蘭地區的客家依據他們入居的時間跟來源，區分為清朝、日本時代，還有民國時代，並以此分為三篇處理。然而，作為一本書的架構，各篇之間仍必須建構內容上的聯系，才能前後呼應。

整體而言，本書雖然在內容處理上仍有些結構性的問題需要調整，但不可否認，本書最大的貢獻是以豐富的田野資料驗證宜蘭閩籍客家的特色，並透過詳實的田野訪問，記錄閩籍客家移民群的家族、居住區域、語言特性與社經動態；讓一個原本客家氛圍很弱的宜蘭地域，能透

過閩籍客家的特色建構，強化了宜蘭客家的特殊性格。就如同羅烈師在族群理論與客家研究中所指出的：客家是一種主觀建構過程（羅烈師 2005），在客家人比例偏低的宜蘭，透過祖籍地域集中的特性，強化了宜蘭客家的可研究性，透過「發現」建構了深具移民性格的宜蘭客家人。

## 參考文獻

- 邱彥貴，1993，〈粵東三山國王信仰的分布與信仰的族群：從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屬的特有信仰論起〉。《東方宗教研究（新）》3：109-146。
- \_\_\_\_\_，2008，〈三山國王信仰：一個臺灣研究者的當下體認〉。《客家研究輯刊》2：37-55。
- 羅烈師，2005，〈族群理論與客家研究〉。《宜蘭文獻》71-72：38-58。
- 韋煙灶，2013，〈詔安客家族群空間分佈的歷史地理詮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50：81-11。

